二程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程文集

(二)

程顥
程頤
撰

二程文集卷之五

表疏

辭免西京國子監教授表元豐八年十一月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者臣感陛小儒晦處草野忽承明命不任震驚中謝伏念臣才識迂疏學術膚淺自治不足焉能救人冒敢貪寵榮致朝廷於過舉所降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表

臣頤言今月日准汝州牒備到尚書禮部符奉聖旨不許辭免恩命者中謝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圖大治首拔一人於畎畝之中宜得英異之才寘之於位則天下聳動知朝廷急賢不特濟一時之用足以爲後世之光今乃取庸常之人命之以官則天下何望後世何觀朝廷之舉也何爲臣之受也何義臣雖至愚敢貪寵祿以速戾厥躬是以罔虞刑威而必盡其辭也臣願陛下擴知臣之明以照四方充取臣之心以求眞賢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雖聖賢亦將爲陛下出況如臣者何足道哉冒犯天嚴臣無任戰恐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館職狀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四日

伏蒙聖恩授臣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昨蒙恩授西京國子監教授。方再具辭免。奉聖旨令乘遞馬赴闕。祗命而來。未獲進見。遽然有此除授。伏念臣草萊之人。既蒙賜召。禮合見君。先受恩命。義理未安。況祖宗朝布衣被召者。故事具存。伏望聖慈令臣入見。所降誥命。不敢當受。伏候敕旨。

乞再上殿論經筵事劄子

新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臣程頤。右臣昨日上殿。辭免前降恩命。面奉德音。除臣崇政殿說書。臣雖瀝懇辭避。不蒙俞允。臣輒有愚誠。昧死上聞。天聽藐以知人則哲。帝堯所難。雖陛下聖鑒之明。然臣方獲進對。於頃刻之間。陛下見其何者。遽加擢任。今取臣於畎畝之中。曠置經筵。蓋非常之舉。朝廷責其報效。天下之所觀瞻。苟或不當。則失望於今。而貽譏於後。可不慎哉。臣亦未敢必辭。只乞再令臣上殿進劄子三道。言經筵事。所言而是。則陛下用臣爲不誤。臣之受命爲無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聽其辭避。如此則朝廷無舉動之過。愚臣得去就之宜。伏望聖慈特賜俞允。臣無任。

貼黃。

臣不候命下。便有奏陳。蓋欲朝廷審處於未授之前。免煩回改成命。

貼黃。

如以臣昨日已上殿。只乞指揮。許臣實封劄子進呈。逐一分明貼黃。亦與口陳無異。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傅（一作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閒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開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貼黃

臣竊料衆人之意必以爲皇帝尙幼未煩如此此乃淺近之見夫幼而習之爲功則易發然後禁禮經所非古人所以自能食能言而教者蓋爲此也

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千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貼黃

今不設保傅之官傅德義保身體之責皆在經筵皇帝在宮中語言動作衣服飲食皆當使經筵官知之

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爲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爲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講者

獨立。於禮爲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爲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

貼黃。

竊聞講官在御案旁。以手指書。所以不坐。欲乞別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

貼黃。

臣竊意朝廷循沿舊禮。只是經筵爲一美事。臣以爲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爲重。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臣頤言。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者。臣昨上殿面奉德音。已嘗瀝懇辭避。及繼有陳奏。愚誠已竭。天聽不回。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拖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遇。然臣竊觀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動。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苟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辭說於進對之間。爲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誠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以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冒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竊惟海宇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羣臣。旁加收擇。期得出類之賢。寘諸左右。輔成聖德。爲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重任。所有誥命。不敢當受。謹奉表辭免以聞。

再辭免狀

臣蒙恩授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尋具表辭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臣聞古之人見行可而後仕臣雖至愚讀書爲儒敢不先民是憲臣近進劄子三道未聞進止伏望聖慈更賜省覽如小有可用則臣受命不敢復辭或狂妄無取則乞許臣辭避所貴朝廷無取人之失小臣盡進退之道臣山野之人不能文飾傾竭悃誠願賜開納伏候敕旨

乞六參日上殿劄子元祐元年四月

臣竊以朝廷置勸講之官輔導人主豈止講明經義所以薰陶性質古所謂承弼厥辟出入起居者焉宜朝夕納誨以輔上德自來暑熱罷講直至中秋方御經筵數月之間講讀官無由進見夫以文武之齊聖而欲日夕承弼今乃數月不接儒臣甚非先王輔導養德之意方主上春秋之富輔養之道豈可疏略如此臣欲乞未御講筵每遇六參日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數日一對儒臣不惟有益人主在勸講之禮亦當然伏望聖慈特賜俞允

上太皇太后書元祐元年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爲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爲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顧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

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爲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爲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無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覬詳察。曰。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祗受。是陛下不以爲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愼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必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

爲知卹孜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爲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一作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皋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奸慢。游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游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

也哉。況沖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閒以暑熱罷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眞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閒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游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尙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

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開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開爾。又以爲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廬喻政。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煩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冀其說以示學者。覬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

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辭免判登聞鼓院奏狀元祐元年八月

臣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黃牒．奉敕差臣兼權判登聞鼓院．臣不敢避斧鉞之誅．傾瀝悃誠．上煩天聽．竊以勸講之官．體宜專任．臣昨於六月中所進文字．論之甚詳．不敢重疊敍陳．伏望聖慈．將臣前來文字．再賜省覽．惟求義理之當．不以臣微賤而廢其言．前件敕命．不敢當受．伏乞特降睿旨．許令辭免．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自來鼓院官出入以時．若使兼領．遇講說日．或有急訴訟．必須留滯．伏望聖慈．特賜詳察．

再辭免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兼權判登聞鼓院．奉聖旨不許辭免者．微賤小官．冒瀆天威．甘從顯戮．既荷朝廷寬大之賜．敢復盡其區區之誠．如陛下擢臣草野之中．置之勸講之列．天下聳然知陛下崇儒重道．留意大本．豈特一時之美事．足將一作爲後世之盛談．今復命臣兼判鼓院．使臣入則侍人主而談道德．出則坐司局而領訴訟．臣愚竊謂失朝廷用人之體．況臣稟性樸愚．惟知爲學．今時之務．皆所未諳．使臨事局．必致廢闕．若得專心致志．窮研聖學．以備顧問．臣愚不勝至願．伏望聖慈矜察．特許辭免．伏候敕旨．

論冬至稱賀劄子元祐元年

臣伏聞冬至日百官拜表稱賀臣以爲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若受表賀大失居喪之禮萬方後世輕笑朝廷無以風化天下臣欲乞特降中旨改賀作慰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術輔導人主見此違經失禮不敢不言取進止

貼黃

臣竊慮聖意以去年冬至及今歲旦已受賀表不欲改更此甚不然後是可以蓋前非改過不吝成湯所以稱聖也

又上太皇太后疏元祐年春二

臣頃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道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己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臣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最切者復爲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閒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

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爲美事。陛下試從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無由上達。若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繫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沖。開日講讀足矣。更無他事。此甚不然。蓋從前不曾有爲陛下極陳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幸甚。

乞就寬涼處講讀奏狀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邇英閣講讀。入夏漸熱。去年四月後。侵晨講讀。亦甚有暑氣。恐於聖體非宜。欲乞特降聖旨。移就一寬涼處。貴得穩便。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

雖祖宗以來。只在邇英。緣主上聖體少羸。尤須過意愼護。祖宗法度。固有不可改者。至於講讀處所。卽無不可從便之理。

貼黃。

如別無穩便．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隻日講讀．與雙日垂簾．自不相妨．

又上太皇太后書元祐二年四月．

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修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移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汙下．議論鄙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矣．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陵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君．以卑折爲尊主．以隨俗爲知變．以習非爲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眞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爲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爲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爲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爲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爲若主上信以爲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眞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爲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爲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爲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爲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

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爲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爲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理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習熟見聞亦恐不能無損爾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爲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爲非則狂妄之誅不可避也萬一以臣言爲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懼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爲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論開樂御宴奏狀元祐元年夏二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導人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爲開樂張宴則是特爲一喜慶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

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爲皆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遑。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爲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改。臣前日所言冬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爲安。冒瀆天威。臣無任。

乞歸田里第一狀 元祐二年十一月初六日

臣昨任崇政殿說書。忽奉敕差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傳聞有言事官言臣罪狀。臣既知是責命。禮當奔走就職。今已到任訖。方敢傾瀝懇誠。仰干天聽。竊念臣本草萊之人。因二三大臣論薦。遂蒙朝廷擢任。寘之經筵。授以朝階。今既有罪。不使勸講。則所受之官。理當還奪。雖朝廷務存寬厚。在臣義所難處。伏望聖慈許臣納官歸田里。以安愚分。冒瀆宸嚴。臣無任。

貼黃

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爲說書。雖罷說書。卻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只因說書。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理。

第二狀十二月十八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以臣乞歸田里。奉聖旨不允。所乞者。聞命惶懼。不知所

安．須至再竭悃誠．上煩天聽．臣昨自崇政殿說書．受敕權同管句西京國子監．傳聞因諫官有言．臣雖不知所言何事．必是罪惡有實．竊念臣畎畝之人．因司馬光、呂公著、韓絳等以行義稱薦．蒙朝廷授官．今既有罪惡．是無行義．自當追奪．以正誤朝廷之罪．尚叨祿位．有何義理．臣愚竊意朝廷顧惜事體．以嘗旌用．不欲放棄．臣竊以爲不然．始聞其善而用之．陛下急賢之心也．後見其惡而去之．至公之道也．伏望聖慈．俯鑒丹誠．許歸田里．

第三狀元祐三年春．

臣竊以見善而用．見不善而退．人主黜陟之至公．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儒者進退之大節．黜陟失當．則亂所由生．進退忘義．則道所由廢．愚臣無狀．蒙陛下擢自衡茅．寘之勸講．旋以人言．至於黜逐．朝廷信其惡矣．愚臣道不用矣．信其惡而使之在官．恐非黜陟之當．道不用而徒茲苟祿．殊乖進退之義．臣是以不敢遑寧．繼上封章．願歸田里．待命三月．未奉一作聞．俞音．在臣義既當去．敢不固請．與其至於瀆而加罪．曷若因其請而使去．臣非不知享祿勝於躬耕．貧賤不如溫足．顧以讀書爲儒．蠹知廉恥．不敢枉道．以求苟安．伏望聖慈．矜察至誠．俾完素守．苟遂丘園之請．敢忘天地之恩．罔避誅夷．必期俞允．

乞致仕第一狀

臣伏自到任．三具奏陳．乞歸田里．待命又已三月．未得指揮．在臣所以求去之義．前後陳述盡矣．不敢重疊煩瀆聖聽．切以朝廷特起臣於畎畝之中．寘之經筵．使輔導人主．非常之舉也．既以罪去．若包羞苟得．

不顧去就之義實懼萬世之下非笑聖朝之舉臣是以屢冒天威必期得請自古爲臣陳力不能則致其仕禮也切恐朝廷顧惜事體既已招來不欲放棄臣更不敢乞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伏望聖慈察其懇誠特賜俞允

第二狀

臣自到任三請歸田一乞致仕至今未得指揮須至再竭懇誠仰冀省察方皇帝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臨朝之始一新政事首及人才擢臣草野之中處以勸講之職觀陛下好賢之心可謂至矣惟陛下用人之意不其深乎歷觀簡策自古母后臨朝未有能爲如此之事者豈止聳動一時足以輝光千古臣既遭遇如此宜有令德重望爲朝廷光而乃德義不修誠意不至上不能取信人主下不能鎮服浮議遂致詆毀潛加罪戾陰積招延未幾斥逐隨至使陛下高古之盛美翻爲天下所譏議古之君子用之則其君尊榮今臣之進乃爲聖明之累則臣之罪大矣尙以何義復齒仕列臣是以累上封章願歸田里臣若得去則天下後世當謂陛下前日招延雖不得獲上有道明哲保身之士猶不失行己有恥進退顧義之人則朝廷之舉未爲大過二三大臣之薦未爲甚欺故臣之累請不止自爲亦所以爲朝廷也不知臣者不以臣爲忿躁必以臣爲沽激臣豈然哉臣身傳至學心存事道不得行於時尙當行於己不見信於今尙期信於後安肯失禮害義以自毀於後世乎蓋質之聖賢考之經義爲當然爾況去就之義豈獨臣知之學道者所共知也願陛下徧詢輔臣臣之請爲義乎爲非義乎如以爲非義是臣所學偏謬不敢避愚妄

煩瀆之罪．如以爲義．則乞從臣之請．或朝廷顧惜事體．不欲使歸田里．只乞令臣致仕．

辭免服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狀　元祐七年四月．

臣今月一日．准河南府差人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者．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遑．惟是內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顏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辭以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及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內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毀．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降誥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賜指揮．許歸田里．

再辭免表

臣頤言．昨蒙聖恩．授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九日．河南府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斥逐之人．分當遠引．甄收之命．義實難安．中謝．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皇帝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說之職．臣切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周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是以慨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辯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後交

發志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覬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來臣每進說。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謂千載之遇也。而不思道大則難容。迹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毀甚。吏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嗟公論。志既乖於事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衔恤既終於喪制。退身當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閭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祿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苟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猶羞之。況朝廷乎。在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

貼黃。

臣家傳忠孝。世受國恩。擢自草萊。久侍經閣。豈無愛君報國之心。義迫當去。無路自效。惟今日冒死。爲陛下陳儒者進退之道。爲臣去就之義。覬望有補。乃區區上報之心也。

貼黃。

臣求去與辭官。前後七章。陳說進退之義。既已詳明。言亦盡於此矣。皆據經義。非出私意。伏

望聖明特賜省察

謝管句崇福宮狀元祐七年五月

臣昨蒙聖恩除臣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兩具表狀辭免乞歸田里今月十日准敕特授左通直郎管句西京嵩山崇福宮者誤蒙甄錄再露封章不敢遜言惟盡敬主之意深陳古義蓋存報國之心天聽至高言已盡而誠孚未格君威難犯慮其瀆而憂懼交深非特畏於刑章實願存於國體幸蒙寬貸豈敢頻煩臣更不敢固違朝命所降敕牒臣已領訖伏爲見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

申河南府乞尋醫狀元祐七年八月

頃昨准敕授左通直郎管句嵩山崇福宮尋具奏聞爲患腰跨拜受未得候痊損日謝恩就職次今來已滿百日未得痊安切懼久稽朝命欲乞尋醫謹具申西京留府伏乞依條施行

辭免再除直祕閣判監狀元祐九年春

臣今月十四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專主教導者祇荷寵恩不任惶懼恭以皇帝陛下親政之初萬邦黎獻至於海隅蒼生僻野窮谷之人莫不仰首以觀傾耳而聽今聽政未及兩月而念及勸學舊臣收錄於退藏之中茲見陛下聖明崇儒重道事無不察足以聳動天下然而處得其道用當其人乃允公論爲盛美之事不然則四方傳議反累聖政伏念臣去年丁憂服闋之初已蒙朝廷授此職任臣以於義未安兩具奏辭免陳儒者進退

之義。已極詳明。但恐微賤之言。繫常程文字。卽以付外。不曾得經聖覽。既而改命祠宮。遂以尋醫得去。方安愚分。忽被詔恩。雖仰荷於甄收。敢自渝其節守。伏望聖慈。曲憐舊物。深鑒丹誠。將臣前來辭免表狀。特賜省覽。而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所降誥命。不敢祇受。已於河南府寄納。冒瀆宸嚴。臣無任。

再辭免狀

臣昨蒙聖恩。授臣依前左通直郎、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尋具狀辭免。今月十七日。河南府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奉聖旨不許辭免者。聞命惶懼。不知所措。臣聞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主上親政之初。臣未極具言。而遽爲孫言。則不敬莫大乎是。臣是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必盡其辭也。臣昨被恩命。卽具奏陳乞。將臣丁憂服闋之初。辭免表狀。特賜省覽。則知臣所以辭者。蓋守古義。非出私意。今奉聖旨。不許辭免。臣誠至愚。不諭朝廷之意。不知以臣前日所陳進退之義。爲是乎。爲非乎。若以爲是。則受爲非義。臣四十年學聖人之道。敢以非義而受。致朝廷於過舉乎。若以臣前日所陳爲非。是臣狂妄。不知義理。狂妄不知義理之人。使去宜也。豈可處教導之職。不知使臣以何義受之。臣竊思之。豈非朝廷以臣微賤。去就不足爲輕重。故忽棄其言。陛下不經省覽。而輔臣莫以告也。臣誠微賤。然臣之言。本諸聖賢之言。臣之進退。守儒者進退之道。雖朝廷不見省察。臣恐天下後世。有誦其言。思其義。而以進退儒者之道。議朝廷也。故臣區區愛君之意。不能自已。尙冀徹誠。感悟聖心。謹昧死以聞。不敢受命。再瀆宸嚴。臣無任。

謝復官表元符三年十月。

臣頃言今月二十日准河南府送到官誥一道伏蒙聖恩授臣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者始竄遐荒分甘終廢豈期洪造復畀舊官仰荷恩私伏增愧懼中謝竊念臣天資愚暗自致放投既仰荷於寬恩如安居於樂土忽遇非常之宥繼蒙牽復之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明無不照念先帝經筵之舊推至仁愛物之心臣敢不益善其身勵精所學期有傳於後世以上報於深恩

二程文集卷之六

學制

三學看詳文元祐元年五月。

一三學制看詳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月。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庠序之體。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

一三學制看詳。太學舊制。博士二人同講一經。論語孟子。又置學諭分講。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二人同講一經。則學者所從不一。今立法置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餘四人分講論語孟子。講大經終者。卻講小經。諸經輪互講說。有專經者。亦許通那。

一律家制看詳。律學之設。蓋欲居官者知爲政之方。其未出官及未有官人。且當專意經術。並令入太學。乃學古入官之義。今立法到吏部人方許入律學。

一武學制看詳。所治經書有三略、六韜、尉繚子。鄙淺無取。今減去。卻添入孝經、論語、孟子、左氏傳。言兵事。

一三學制看詳舊來條制有期親尊長服不許應舉後來改法雖祖父母喪亦許應舉夫尊祖之義人道之本若許居喪進取深害義理今立法學生遭祖父母喪給長假行服貢舉條貫乞朝廷指揮修改

論改學制事目

一舊來博士只是講說考校不治學事所以別置正錄十員今已立法博士分治學事及增置職事人其正錄並合減罷所減罷官乞與比類差遣俸給如舊及依元條年限改官

一舊制八十齋每齋三十人學生以二千四百人爲額每齋五間容三十人極甚迫窄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遂更互請假出外學者失所如此而願留者止爲解額優寬而已今欲以七間爲一齋容三十人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齋所容千五百人在朝廷廣教之意雖爲未足而齋舍未能遽增所容止可如此若朝廷選通儒爲教導之官去利誘來實學之士人數雖減成才必多

一國學解額嘉祐以前一百人自元豐後欲得舉人入學遂設利誘之法改作太學解額五百人又患來者遽去復立一年之限以拘留之近日朝廷知其非便已改去逐次科場一年之限然而人數歲歲增添以外處解名比之五百人額當有萬餘人奔湊使萬餘人舍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所費財幾何所破產幾何少年子弟遠父兄而放蕩者幾何父母骨肉離別悲念以至失所者幾何以萬餘人聚之京師弊害不可勝言今欲量留一百人解額以待在學者取應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

厚況人於鄉里行迹易知冒濫之弊因而少革

一近年編修敕條並立看詳要見刪改因依今來國子監敕令是有司所行條貫已立看詳外有二學制皆是庠序之事與他處條貫體面不同今來條立所存舊文甚少觀文可見義理乞更不立看詳

回禮部取問狀

准尚書禮部帖子仰國子監修太學條制手分依下項所問事理具印狀送尚書禮部

一本部看詳勑法有司推行之際須有條目事實方可經久施行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並繫勑立即未見得祭酒司業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又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即慮若無其人未委合與不合亦虛

勘會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己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即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灑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吏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

一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只於齋舍立定可容人數每齋改爲七間繫減二十四齋止容一千六百餘人卽是立限比舊更窄又條稱三舍每齋七楹其看詳文卻稱七間爲一齋有此間架不同又稱舊制每齋五間至兩人共一臥榻暑月難處未見得今來各展兩間設與不設三十臥榻其大學見今屋宇若依新立條貫一齋七間修截得若干齋舍有無妨闕又條稱若學行著聞及會得解人並免試便入內舍如何容著

勘會看詳文稱朝廷廣教之意不當有限蓋謂不當立定二千四百人之限若逐齋人數自是據地位所容難爲強使之多齋舍多少則繫朝廷處之雖使未及徐圖之可也蓋無立定限數之意若不恤齋舍寬窄苟欲人數之多使學者不安其居乃是徒爲美觀不務實事非聖朝立事之意所稱每齋七楹則是七間別無間架不同見今學舍除學官職事人及諸般占使外可爲五十餘齋每齋置三十臥榻並是量度丈尺算計可容舊來常是二人或有三人共一榻不惟暑月難處兼褻瀆至甚其學行著聞及會得解人免試入學逐齋人數自定卽無容著不得之理

一舊制考行藝以不犯罰爲行試在高等爲藝今來看詳文稱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衆所稱者升爲上舍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未見得長貳如何推擇及狀其行能其條目事實各合如何聞於朝廷如何推恩又既不用舊法考察若曾犯罰及課曾在退等合與不合推擇如推擇有不當及生員在齋供課代筆竊用他人文字如何防察

勘會舊考察法專據文簿計校等差所以今來立法只委長貳以公議推擇凡所推擇一繫長貳鑒裁長貳公明與否則繫朝廷所任用在朝廷豈可不信所任用而專考驗於案籍自古推賢進善未聞如此今但取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聞於朝廷所推恩數自繫朝廷裁處有司不當立法所狀行能各隨人之所有難爲更立條目既推學行才器之人推擇不當自有論如律之文更不須繁文勘會犯罰退等之類其在齋供課明有長諭察視不得交互課卷之文兼供課與舊來公私試不同別無陞黜自少代筆竊用之事有則自當罰格若更苛細曲爲防閑甚失庠序之禮

一舉人及仕宦家子弟鬬毆使酒等本監採察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本部看詳條稱仕宦家子弟據文卽雖作工商諸色在公之人其家各曾仕宦及見仕宦亦是仕宦家子弟如何卻令國子監採察若本監只是採察仕宦家子弟爲舉人者卽今來立文未盡又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據文卽舉人家子弟亦在其中若本監不採察舉人家子弟卽立文亦是未盡兼看詳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因游學在西川若有犯牒舉本貫施行有無迂枉

本所勘會監敕稱舉人及仕宦家子弟蓋是兩般猶言舉人若仕宦家子弟也凡文若是一事而言及者必須以重及輕未有以輕及重者豈有先言舉人以及仕宦之理如或以爲不明卽可改及爲若古者四民各世其業後世法度不立失守易業仕族之貴而爲工商雜類者有矣此朝廷當禁而未能者固未嘗立文許其然也既流落入於非類豈復能責其士人行檢況自來條制凡爲品官家立法皆是仕族之體

未嘗更開說若爲工商之類時則如何也略舉一二事以爲證如奮衣服令五品以上子孫婚聽假以爵弁卽不言若充軍及遭黥杖者之類許假與否又雜令品官家雖不請券並聽入驛卽不言子弟爲卒僕乞匄者之類許入驛與否此蓋大體立法不可亦謂之立文不盡欲厚風教當由仕族始所以立法之意欲並包仕族子弟若指定爲舉人者則年少學業未成或治家不暇應舉者皆不及矣所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或者疑辭量可而行爾安得便見迂枉必云牒本貫者蓋人之惡最恥聞於鄉里立文所以爲警且暴一罪而使之一鄉知戒所益甚大

一新制稱四方士人願觀光者掌儀引入游覽堂舍觀禮儀聽絃誦惟不得入齋願觀光者既不得入齋卽未見得於何處觀禮儀聽絃誦又其觀聽繫在何時若願觀光者無時得入卽掌儀疲於接引亦非學校之體若限以時則新制無法又言士人願觀講說者聽堂上相見今看詳願觀講說者未見令何人引入如何相見若願觀之人衆至位次不足如何序齒如何令坐皆未有法

本所勘會太學首善之地將以流化天下從來賓客不得過客位天下之士徒聞朝廷有學而不得見其規制視其法度所以今來立觀光之法觀學者出入往來少長有敍威儀濟濟卽是觀禮儀行廊廡之間聞諸齋絃誦之聲卽是聽絃誦自可使觀光之士以爲盛談流傳天下何必須入齋中及更立處所學制通客之時自有明文卽無無時得入之說所謂掌儀疲於引接亦無是理以太學之大掌儀八人之多又早晚不許通客不當升堂掌禮之時常輪一人延接四方之士極非過當設使美化大行願觀者衆數時

之閒不過數番而已樂使人嚮善者固不憚其煩也況又更休願觀講說者卽是賓客明有學制門吏白直學後報所見之人相見自有常儀坐位自有爵齒不須煩文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千數人孫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閒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衆當時春秋之學爲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爲美事

一合支用條制所不載者長貳裁度支破今要見如何裁度支破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勘會本監支費隨宜應用條制豈能具載舊條長貳審量比類支給若須比類必多拘礙或無類例亦須裁度所以立法但云裁度刪去比類二字用比類字則關防之意多去二字則委付之意重朝廷之任長貳自當有體

論禮部看詳狀

准都省送下禮部狀看詳三學制國子監敕勒送國子監長貳與元修官同共再行看詳已於某月日與長貳同狀供去訖竊慮朝廷只見禮部一面辭說未盡見元初立法之意今卻將禮部看詳事節逐一開析如後

一學制尊賢堂、待賓齋、吏師齋等先准禮部帖子取問修條制所今來尊賢立堂待賓吏師立齋卽未見得祭酒以下如何延請尊禮學錄以下如何供億條目各合有幾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朝廷如何進用本所爲見禮部所問與立法意全不相似遂逐一開析供答今來送到禮部看祥所駁之事卻

已改換了前來所難之意。卻稱學士大夫有賢可尊。朝廷自當褒顯。以勸多士。不應有遺。卻於學校立法。俟其自至京師。然後祭酒以下。延請尊禮。再詳所駁。依前誤認立法之意。雖是朝廷褒顯之士。苟未大用。何妨學校延請。何必須待朝廷所遺。方得尊禮。不應有遺之說。大非朝廷用心。雖古盛治之世。賢才並用。尚旁求博采。未嘗敢言已無遺也。又云。若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殆非尊禮之實。亦恐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此蓋因禮部取問。其人在學若干歲月。故本所如此供答。大意謂道德之士。一見其人。足以矜式。一聞其言。足以興起。得其一至。猶足爲益。況淹久乎。或速或久。繫其人所處之勢。固難必也。如此尊賢之道。可謂至矣。而禮部以爲非尊禮之實。不知如何。乃謂之實也。夫與人爲善。君子所樂。亂國之聘。夫子亦往。從太學之禮請而云道德之士。出處去來。不應如此。似不知君子出處之道。本所供答禮部狀稱。（全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今來禮部看詳。引所供狀。只至矜式而已字便住。將一段文義。中間截斷。要切義理。都將刪去。又云。尊賢堂稱無人則虛。待賓吏師二齋。不言無人則虛。有司無所執守。切緣學制是學校之事。將付之儒臣。以治學者。與尋常吏文不同。今來禮部蓋欲全用吏文。若使吏人以吏文格之。則新修之學制。皆不可用。

一禮部看詳。四方士人願觀光一事。但云難議施行。不言所以。伏乞朝廷詳酌。

一禮部看詳。舊法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不聞有訴窄狹者。今新立條制。每齋展爲七間。止容得一千六百餘人。有八百餘人須至遣出。勘會自來暑月。齋舍中難處。須至更互請假出外。今年尤甚。應是在

學已及一年可以應舉者往往遷出朝廷立定齋舍閒數豈有學者自訴窄狹之理今來立定逐齋所容人數之法亦須乘學者稀少之時漸次修展某年只幾人豈有一旦遣出之事以至增添牀榻皆有法度並是據閒架丈尺算計不惟寬涼兼是齊整又云卽是齋舍數目未有定論夫今日所設學官職事人及其餘事皆是且據今日學舍爲之安用須立數目定論太平日久則文風益盛學者益衆故唐至貞觀六年以後學生增至三千二百異日朝廷美化大行事力充盛學生之員增至唐生員之數未爲過也何必須要立定數目

一三舍升補推擇法禮部所駁最詳竊以舊法惟三舍升補一事最爲未便天下人所以議論言者所以爲言朝廷所以重修及爭競之端獄訟之興皆由於此而禮部乃云三舍升補法爲最完密不可以廢則禮部用意可見其看詳云行法以來至今七年得推恩授官纔一人其中選艱難又如此夫朝廷養士惟欲成材之多豈以艱難爲貴以二千人之衆七年之久通其去來不知幾千人矣應授官者纔一人何其少也正由書行藝考察之法不可用爾夫人之美行天之尊爵莫過於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不知前日有書此而蒙考察者乎又云今來一切略去此法惟令長貳推擇行藝衆所稱者升爲上舍緣行藝若無法考驗卽無事實可據恐人情不服別致爭訟夫案文責迹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且立之以格考之以文則人案迹以求差殊爭心所以起也授之賢才重其委任則人無辭以犯分義訟所以息也今以專任長貳爲不可是不知治體之甚古之時天子擇宰相

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始於諸齋而由正錄博士以及長貳。諸齋所取學官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學官所考長貳就其中而論之。不得有易也。易之則按文責迹入於罪矣。是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今欲朝廷尊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生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

一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今詳禮部所駁之意。卻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又云。諸經輪互講說。若治經家法不同。愈見紛亂。夫人講一經。則終一經是一家之學。比之人講一授。安得卻爲紛亂。又云。一人日專一經。不惟已勞。如有疾故。在假月日稍久。不免別那博士代講。學者所從。亦安能一。博士之職。比之他官。極爲清簡。日講書一授。不足爲勞。人專一經。所從自一。若疾病稍久。或他事故。則出無可奈何。不當以此爲限。

一禮部看詳。武學入學之法。難以施行。乃是禮部未諭立法之意。乞自朝廷詳察。其中更不引試。便入外舍。尤爲疎簡。其間豈無墮業苟求之人。亦是禮部未詳外舍之法。其外舍立法。已甚詳密。不過一

月須試.又不許請假.墮業之人.無由久容.

一禮部看詳.律學本以教習法律.今來卻令講經讀史.不惟事情迂闊.兼妨廢生員專意法律.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爲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又云.太學博士.通取幕職州縣官.律學博士.卻止取承務郎以上.難以施行.緣太學生祇是布衣之士.或未出官人.設有已歷官人願入.亦是能自折節之人.律學皆是已從仕者.所以教官須宜稍重.

一禮部看詳.武學制減去三略、六韜、尉繚子.卻合添習孝經、論語、孟子.於事情迂闊難以施行.勘會元立法.減去三略等.蓋爲鄙淺無取.今禮部以爲有取.恐是不曾研究.其添入孝經論語等.蓋欲武勇之士.能知義理.比之漢明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尙未足爲迂闊.

一禮部看詳.未有官人.不許入律學.卽舉人盡當遣出.但立入學之法.先在學之人.久須自去.豈有遣出之理.又云.已有官人.使之習學法律.以應吏部試格.正其宜分.難令與未有官人.一例不許入學.難以施行.夫學古入官.古之制也.未出官人.且令入太學.專治經術.最爲善意.不可改也.

一禮部看詳.國子監敕主簿書庫官.職事不至繁重.難以不依常制舉官.勘會主簿專管莊土支收文案諸事.最爲繁重.書庫官本職外.准備本監逐時差委幹當.皆須公勤幹敏之人.立法不依常制舉官.所貴得人.禮部又引本所修立上條.不曾申明得旨.敕條不許.既曰修條.卽須損益舊法.豈可卻

引舊條破難。朝廷差官修條。卽當盡其所見。聽朝廷取舍。若令逐事先申明取旨。不惟於體非是。兼亦於法無文。

一禮部看詳。助教雖緣進納。亦繫有官人。難以卻令繳納誥敕。繫牴牾。勘會上條繫舊法。竊詳元初立法之意。蓋爲助教皆是富民。只納數百千。便得爲士人。卽恐流類混雜。又不可絕人進善。所以願納誥身。乃許入學。今來禮部駁難。必爲專指助教。其餘進納官。卻無此法。蓋進納自齋郎以上。朝廷許其臨政治民。難爲不許入學。監學立法。又不可侵議。進納條貫。所以專指助教。

一禮部看詳。大率以檢察士人爲不可。竊以朝廷欲厚風教。必自士人始。近世士風薄惡。士人不修行檢。或無異於市井小人。朝廷未嘗有法以教勵檢束之也。近年方有檢察舉人條貫。今來立法更加增益。使之詳備。蓋欲士人有所忌憚而天下知朝廷欲厚風教之意。習俗漸化。今禮部難云。牒開封府。或本貫施行。卽不說如何施行事節。又帖子。（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勘會學生在學。有犯則依學規。待學者之道也。舉人及仕族子弟有犯。於外自有條法。更令亦監察訪者。蓋欲朝廷有法檢束士人知所戒懼爾。況所察皆是顯惡。失士人之行者。難爲因本監察訪。不用常憲。又云。假有舉人本貫是廣南。游學在西川。若有所犯。卻牒廣南施行。顯是迂枉。今令本監採訪。及牒開封府。則是在京所以更云。或本貫者。或者疑辭。蓋量宜可牒本貫。則牒本貫。欲其一鄉知戒爾。禮部有西川牒廣南之說。乃是誤認立法之意。

一禮部看詳稱三舍升補法不可以廢須用命官正錄其三舍升補舊法事理甚明白賢愚所共知在朝廷取舍又云新條添置學生充正錄人給錢米屋若干未見支錢米去處切緣自來職事人皆有俸錢禮部合知支錢去處又云屋見繫出賃取掠房錢難以施行錢既可支屋亦何異新條明載於閑慢處支撥無難行之理

一禮部看詳舊條錢物格令所不載者長貳審量比類支給今來所修新條刪去比類二字只令長貳裁度支破緣存比類二字卽臨時輕重多寡有所依倣不至過有支破合依舊存比類二字禮部先有帖子取問本所因何刪去舊條比類二字本所供答稱勘會本監支費文具回禮部取問狀內其事理甚明乞自朝廷詳酌

一禮部勘會官員在職遭祖父母喪不許解官行服今若獨令舉人不得應舉考之人情法意皆所未安竊以官員在職蓋守其常舉人應舉乃是求進律禁冒哀求仕不聞禁冒哀守常也官員與舉人事體不同又云今乞修改貢舉條貫及立到上條遭祖父母喪給長假奔喪等事難議施行學生遭祖父母喪非有君事官守安然不奔自非不孝甚惡之人不應至此學校所以厚人倫立法固當教以尊祖若祖父母喪不許奔深害人理

一禮部看詳新制博士減去二員又令一人專講一經無輪講法又添分治學事比舊已是煩勞兼月課先須考較緣又考課卷不少又令五人爲番請召對面點抹慮目力不給卻成苟簡亦生員請益

恐不暇應答。難以施行。自來學中生員。盤會假限辨理事節。日有牒訴。如聽訟之所。今來修改法制。無致訟之端。學事清簡。博士日逐說書治學。事不爲煩勞。改試爲課。乃學校大體。當面點抹教告。爲益最多。舊來公私試排比名次。衆人爭計高下。必銖銖而校之。用功甚多。當面讀過。指其瑕病。用力甚少。一日只請三番計人數十日可畢。今限半月。已甚優游。又有長貳察其當否之法。無目力不足。卻成苟簡之事。自來學官學生。皆不相識。今則人人相接。易爲誘益。

一禮部看詳。改齋諭爲學諭。名稱不正。自慶歷學制。逐齋置學諭。蓋學正者。大學之正也。學諭者。教諭爲學者也。義各不同。非是名稱不正。齋諭之名。不成意義。今來改作學諭。本爲正名。又云長貳選差。與舊法不同。難議施行。帖子稱舊令繫令。博士參預。不惟知接生員。親於長貳。亦或互相防檢。無所容私。新條立意。大率惟是欲朝廷重倚任。故使長貳自委其屬。禮部所難。大率惟是欲密爲防檢。恐其有私。若使屬與其長。互相防檢。非先王之道。

一禮部看詳。保官狀式。舊條稱私罪徒。今條稱私罪情重。舊條稱徭人。並相容隱之人。不許爲保。今條內刪去。又舊條稱曾經屏斥之人。不許人保。今條內稱自來士行無闕。舊條稱未及七十。今條內稱年若干。並無刪改。因依兼慮士行無闕。立文太泛。有司難以執用。勘會私罪雖不至徒。有情重不可爲保者。徭人與歸明。無異相隱之人。及七十以上。自有海行格式。既云士行無闕。則曾經屏斥。在其中矣。

一禮部看詳學規舊制不齒之罰一曰盜博鬬毆今删去盜字卽未委犯盜合如何施行若謂行止乖惡注云乖惡多端犯名教者皆是包盜在內又緣謗訕悖慢兇恣受賕鬬毆之類亦是有犯名教亦合包括在內今卻分立兼行止乖惡舊無此一項切緣學校所以檢束學者不可設盜賊之法況有行止乖惡一條凡言之醜者皆麗其中他犯可言者自合分立條項

修立孔氏條制月元祐元年十奏狀聞

一添賜田並舊賜爲五百頃設溝封爲奉聖鄉世襲奉聖公爵以奉祭祀不使更爲他官位在中大夫之下如有高才重德朝廷必賴其用卽令嗣子奉祀事

一所賜田蠲免稅賦依鄉川厚薄召人種佃其佃戶並免差徭夫役

一奉聖公表章慶賀進奉聖節並依兗州例朝廷頒歷賜衣等恩數並依兗州知州每遇大禮許入觀陪位

一奉聖公差當直兵士三十人

一奉聖公宅教授一人主道翊襲封之人及教導其嗣子吏部於舉到學官內選差

一置官一員主其家事或只令僊源縣簿兼管

二程文集卷之七

雜著

顏子所好何學論 先生始冠游太學胡安定以是試諸生得此論大驚異之即請相見遂以先生爲學職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往一作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

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於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人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養魚記 時年二十二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貓。見其煦沫也。不忍。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筯。支頤而觀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哉。思是二十一無此字。魚之之一無此字。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鉤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爾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因作養魚記。一無此上十一字有爾乎二字。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於茲幾三十年矣故稾中偶見之竊自歎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爲戒元豐己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

爲家君作試漢州學策問三

問士之所以貴乎人倫者以明道也若止於治聲律爲祿利而已則與夫工技之事將何異乎夫所謂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如不可學而至則古聖人何爲教人勤勤如是豈其欺後世邪然學之之道當如何後之儒者莫不以爲文章治經術爲務文章則華靡其詞新奇其意取悅人耳目而已經術則解釋辭訓較先儒短長立異說以爲己工而已如是之學果可至於道乎仲尼之門獨稱顏子爲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也與今之學不其異乎或曰如是則在修身謹行而已夫檢於行者設曰勉強之可也通諸心者姑謹修而可能乎況無諸中不能強於外也此爲儒之本諒諸君之所素存也幸明辨而詳著於篇

問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然而諸經之奧多所難明今取其大要各舉其一以言之夫易卦之德曰元亨利貞或爲四曰元也亨也利也貞也或爲二曰大亨也利於貞也其詞既同義可異乎所以異者何謂春秋垂褒貶之法所貶則明矣所褒者何事詩之美刺聖人取其止乎禮義者以爲法於後世晉武公身爲幷奪無衣美之其教安在書爲王者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也亦存其失以示戒爾五子之歌是也自盤庚之遷國穆王之訓刑爲是而可法耶爲非而可戒耶禮記雜出於漢諸儒所傳謬

亂多矣。考之完合於聖人者。其篇有幾。夫古人之學貴專。不以泛濫爲賢。諸君之於經。必各有所治。人言其所學可也。惟毋泛毋略。

問：儒者積學於己。以待用也。當世之務。固當講明。若夫朝廷之治。君相謨之。斯無閒矣。以一郡而言。守之職。豈不以養人爲本。然而民產不制。何術以濟乎。困窮吏繇有數。何道以寬乎。力役比閭無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風俗何緣而可厚。自唐而上。世有循吏。著之史册。何今世獨無其人。豈古之治不可行於今邪。抑爲之者不得其道邪。思欲仰希前哲之爲。上副聖朝之寄。何所施設而能及斯。諸君從事於學。既勤且久。爲政之方。固當明其體要。至於民風（一作俗之）利病。皆耳目之所接也。願陳高論。得以矜式。

爲家君書家藏太宗皇帝寶字後

先臣少師以府僚事太宗皇帝於開封。被眷特異。前後所賜親筆多矣。天聖中遭家難。諸父繼亡。臣時未冠。復在遠方。京師賜第。外媚守之。寶藏之物。既於盜手。於今在者。乃其遺也。故太宗遺書。惟存十三字。其六乃開封文移。皆緣祭祀及貢舉事。臣恭思太宗皇帝以介弟之貴。晉王之重。尹正天府。而常事之小者。皆親書之。（自來大臣領州小事多不親書）聖心可見矣。蓋於祀事之嚴。取士之重。雖細故必親。誠孝恭虔之心也。急賢好士之心也。嗚呼。成萬世無窮之基。豈不由是心乎。愚臣竊謂是心也。宜爲後聖法。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癸未。大中大夫致仕、上柱國、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臣程珦題。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出世。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一作時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

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一無心字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伊川程頤序一無此上十七字

禊飲詩序

上巳禊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爲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游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爲好事者所重爾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治洛居則引流迴環爲泛觴之所元豐乙未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會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詠歌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爲之評曰以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爲疏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功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論漢文殺薄昭事

古人謂忠孝不兩全。恩義有相奪。非至論也。忠孝恩義一理也。不忠則非孝。無恩則無義。並行而不相悖。故或捐親以盡節。或舍君而全孝。惟所當而已。唐李衞公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義則未安。司馬温公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皆執一之論。未盡於義也。義既未安。則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其爲公器也。不得於義。則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則不得爲義。使薄昭盜長陵土。則太后雖不食而死。昭不可不誅也。其殺漢使。爲類亦有異焉。若昭有罪。命使往治。昭執而殺之。太后之心可傷也。昭不可赦也。后若必喪其生。則存昭以全后可也。或與忿爭而殺之。則貸昭以慰母心可也。此之謂能權。蓋先王之制也。八議設而後重輕得其宜。義豈有屈乎。法主於義。義當而謂之屈法。不知法者也。

與人論立賑濟法事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以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之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常矜其用心。而嗟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則閽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者午卽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

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藉。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記蜀守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者。必曰蔣堂、程戡。故謠言曰。彥博虧猶言虧不如也田況。程戡勝蔣堂。言最善之中。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嘗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閒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最不善者。乃可謂最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衆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遨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祠。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遨樂也。前蔣者。數十年爲政。後闕

雍行錄

元豐庚申歲。予行雍。華閒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挂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歎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應聲曰。千錢亡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爲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歎乎。予曰。使人得之。則非亡也。吾歎夫有用之物。若沈水中。則不復爲用矣。至雍以語呂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之言何如。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

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誌之。後十五年。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

雜說三

父母之於子。愛之至也。子不孝則愛心弛焉。聖人之於民。雖窮凶極惡而陷於刑戮。哀矜之心。無有異也。情有替也。誠無息也。

言命所以安義。從義不復語命。以命安義。非循理者也。

仲尼之徒。豈皆聖人。其見豈能盡同於仲尼。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故常舍己以求合聖人之教。是以卒歸於不異也。及夫子沒。則漸異也。

四箴有序。

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一作之爲。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聽箴

人之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一作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二程文集卷之八

書啟

爲家君上宰相書

珦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證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證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一作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主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珦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珦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眞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佑於時眞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顧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姦臣盧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懇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異遇考於證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

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既葬爲限夫聖人作證之意本以彰善癉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是爲善者未必見褒而爲惡者得以自隱也況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爲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桑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愧恥若已揜之今閣下當明盛之時居宰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迹湮晦以爲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眞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滿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謝呂晦叔待制書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沈晦頤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閭閒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

公卿大夫乎。伏承閣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愧不足以當之。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頤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樸之人。不善文詞。姑竭其區區。少致謝懇。

爲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爲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爲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爲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爲教之意。非不正也。頤州縣之吏。奉承之何如爾。坰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爲。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爲政之道。不敢齟齬俗吏之爲。專以簿書期會爲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爲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爲衆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

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閭。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爲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迹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珦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枉屈軒馭。來憩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於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巽。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瀆聽覽。珦至郡之初。延見僚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爲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衆人之口。珦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爲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爲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珦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

生君子無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無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無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無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無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爲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爲意乎見諭曰一作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爲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尙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爻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橫渠先生書

叅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略幸不責其妄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和一作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來書爲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謝生佛祖禮樂之說相知之淺者亦可料也何吾叔更見問大哥書中云聖人之悟前後矛盾不知謂何莫不至此否

再答

昨書中所示之意，於愚意未安，敢再請於左右。今承盈幅之諭，詳味三反，鄙意益未安。此非侍坐之間，從容辨析，不能究也，豈尺書所可道哉。況十八叔大哥皆在京師，相見且請熟議，異日當請聞之。內一事云已與大哥議而未合者，猷以所見言之。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信乎入神之奧。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孟子之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遠地未由拜見，豈勝傾戀之切。餘意未能具道。

所諭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上富鄭公書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於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頤鄙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者來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敢以聞於左右。蓋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爲者。頤頃歲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爲之屋，計不百年，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爲骨，大不及

三尺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擢朽壓於梓宮於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已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爲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爲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信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爲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於乾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爲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爲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撤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爲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爲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跲一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顧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爲不爲爾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灼無地不宜

答富公小簡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頤方有言於左右若公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實爲頤羞未

敢拜覩。謹復上納。濱冒台嚴。第深戰慄。

上河南帥書

頤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溷聞台聽。公到鎮之初。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頤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爲利大矣。何必負載而歸。然後爲利也。竊恐謀士悅於寬憂。計司幸於緩責。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力於不用。毋惰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埸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閒。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養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願公念之。

答人示奏草書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匄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

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答朱長文書（或云明道先生之文。）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恐不記書中之言。故卻錄去。）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屬中人。

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遽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註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卻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上文潞公求龍門庵地簡

頤竊見勝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聞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粉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頤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迹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上韓持國資政書

頤輒恃顧遇之厚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世所重自朝廷至於草野相知何啻千數今將歸葬伊川當欲誌述以傳不朽然念相知者雖多也能知其道者則鮮矣有文者亦衆也而其文足以發明其志意形容其德美者則鮮矣能言者非少也而名尊德重足以取信於人者則鮮矣如是誌之作豈易哉頤竊謂智足以知其道學文足以彰其才德言足以取信後世莫如閣下家兄素出門下受知最深不幸早世當蒙哀恻顧其道不得施於時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恭惟閣下至誠

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勾雄文以光窀穸俾伯夷不泯於西山展季得顯於東國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捐軀殞命未足爲報率妄之罪非所敢逃

上孫叔曼侍郎書

頤輒恃垂顧敢以哀誠上煩台聽家兄學術才行爲時所重出入門下受知最深不幸短命天下孰不哀之又其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遂將泯沒無聞此尤深可哀也切惟自昔有道之士名或未彰賢人君子爲之發揚而後顯於後世者多矣今將歸葬伊川太一資政韓公爲誌其墓思得大賢之筆共久其傳恭惟閣下名足以取重將來道足以流光後世至誠待物與人有終知其生必當念其死愛其人必欲成其名願求眞迹以賁窀穸倘蒙哀矜曲賜開允則死生受賜子孫敢忘內循率妄戰越無地

答楊時慰書

頤泣啓頤罪惡不弟感招禍變不自死滅兄長喪亡哀苦怨痛肝心摧裂日月迅速忽將三月追思痛切不可堪處遠承慰問及寄示祭文哀辭足見歲寒之意家兄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不幸至此天乎奈何頤悲苦之餘僅存氣息筋骸支離尤倦執筆況哀誠非書所能盡所幸老而經此煩惱飲食起居如常不須深慮伏紙摧咽言不倫次頤泣啓楊君法曹九月十二日

十月二十四日葬韓持國爲誌行狀頤自作徐當寄去

上韓康公啓

竊以朝廷取士所以爲致治之先公卿薦賢固必有知人之哲允諧公議始厭衆聞頤也不才少而從學致知格物蠡窺聖道之端倪明善誠身未得古人之髣髴徒忘懷於白首竊有志於斯文時和歲豐已足素望言揚德進敢有覬心屬嗣皇訪落之初乃元老告猷之會豈虞過聽猥被明揚文陛進登被德音之温厚西清入侍密宸扆之光輝考於近世而來可謂非常之遇荷恩惟愧揣分則逾若何行爲可以報稱惟殫素學勉副厚知過此以還不知所措未緣望履徒切向風悃愊所懷敷宣罔既

又謝簡

頤惶恐再拜啓仲夏毒熱伏惟臺候動止萬福頤執耕畎畝於門下未嘗有一日之素猥蒙過聽薦之於朝沾被恩命何以稱報末由展覿伏冀上爲宗社善護寢興下情區區之至

答呂進伯簡三

相別叅年區區企渴之深言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逢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頤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叔每過從至慰至幸引素門牆坐馳神爽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又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尙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

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又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遇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睢一作陽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像投之河流愼勿先露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憲典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與呂大臨論中書此書其全不可復見今只據呂氏所錄到者編之

大臨云中者道之所由出

先生曰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大臨云謂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已悉所諭但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

先生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

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殊安得不爲二乎

大臨云既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與率性之謂道之義同亦非道中別有中也

先生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既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既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與率性之謂道其義自異性道不可一作可以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觀此義一作語謂不可與性同德字亦未安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子居和叔之子一云義山之字又曰不偏之謂中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若謂道出於中則天圓地方謂方圓者天地所自出可乎

大臨云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

先生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

大臨云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甚於權衡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閒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如度乎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其中也大臨始者有見於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

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所謂以中形道。正此意也。率性之謂道者。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理義也。以此心應萬事之變。亦無往而非理義也。皆非指道體而言也。若論道體。又安可言由中而出乎。（先生以爲此言未是。）

先生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大臨云。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此義大臨昔者既聞先生君子之教。反求諸己。若有所自得。參之前言往行。將無所不合。由是而之焉。似得其所安。以是自信不疑。拳拳服膺。不敢失墜。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竊恐辭命不明。言不逮意。致高明或未深喻。輒露所見。求益左右。卒爲賜教。指其迷謬。幸甚。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其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純一無僞。）卽天地之心。（神明不測。）卽孔子之絕四。（四者有一。）物存乎其間。（心無偏倚。）則不得其中。（則至明至平。其察物甚於權度之審。）卽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卽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大臨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未發之際。（一有竊字。）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來教云。所謂循性而行。無往而

非理義言雖無病而聖人氣味殊少大臨反而思之方覺辭氣迫窘無沈浸醲厚之風此則淺陋之罪敢不承教大臨更不敢拜書先生左右恐煩往答只令義山持此請教蒙塞未達不免再三浼瀆惟望乘閒口喻義山傳誨一二幸甚幸甚

先生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

大臨云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一有處字恐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固未嘗以已發不同處爲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此所深疑未喻又恐傳言者失指切望指教

先生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反及一作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詞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嘗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卽反覆觀之雖曰有差亦不失大意又如前論中卽性也已是分而爲二不若謂之性中性中語未甚瑩以謂聖人氣味殊少亦不須言聖人第二書所答去者極分明矣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爲人借去。俟更子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代人上宰相論鄭白渠書

某聞天下之事。有甚難而易者。有甚易而難者。獨繫在上之人。爲與不爲而已。昔韓欲罷秦兵。使鄭國說以鑿涇水溉田。注填閼之水。溉瀉鹵之地四萬頃。畝收常一鍾。關中遂爲沃壤。無凶年。秦以富強。至漢白公復引涇水以溉田。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衣食關中。億萬之口。此兩渠之功也。秦漢而下。皆獲其利。熙寧中。神宗皇帝講求治功。興葺遺利。時先祖殿丞建明鄭白之利。神宗皇帝賜對便殿。大稱聖心。付以其事。興役踰年。功已有敍。而害能者。巧爲沮止。不終厥功。陝右之人。至今爲恨。某每思神宗皇帝知其利而欲興之意。與先祖盡其力而被沮之恨。某未嘗不憤歎至於流涕也。閣下嘗尹長安矣。必聞其事。今則又非昔年之比也。涇水低下。渠口高仰。灌溉之功。幾盡廢矣。民用困乏。物斛踊貴。職此之由。今方外有不順之羌。師旅之興。儲偫爲急。誠使秦中歲增穀數百千萬斛。所濟豈不甚大。某關西陋儒也。自幼小稔知其事。人微處遠。無由自伸。其憤鬱。幸遇僕射相公。以經緯之才。逢時得

君以天下事爲己任某是以敢不避狂妄之誅塵瀆鈞聽倘蒙采錄或致成功不使先祖抱恨泉下則某平生志願足矣

上謝帥師直書

頤皇恐上訴於知府安撫寶文閣下頤至愚學道幾五十年惟是自信行其所知不敢爲世俗所移知之罪之則繫乎人焉伏覩律節文諸醫爲人合藥誤不如本方殺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殺傷人者以故殺傷論雖不傷人杖六十古人造律之意非特矜死者之無辜亦以警懼庸醫使不敢輕妄致害人命則其爲益豈不甚大近世以來律雖存而實不用俗吏拘文乃云律稱合藥誤不如本方若用藥不如方論雖日殺千人法所不禁官不當治也遂使庸醫輩恣其盲妄無所忌憚殺人如麻耳目所聞見士大夫爲庸醫反陰陽背方論而殺之者不可勝數況天下之大民庶之衆可勝言哉獨嘉祐中族兄太中嗣宗知扶溝縣嘗以醫者用藥過劑殺人送府鞫其背過劑乃用藥之失非合藥誤也當時衆論稱之蓋他人未嘗用此律故也今死者之家莫肯與醫者辨者其故有三以當官者無愛人之心苟欲省事不肯爲之窮辨一也與醫者習熟不忍訟之二也慮今而後難復用醫三也是皆以利害爲心而不顧骨肉之義知其冤死而不爲之辨骨肉之義絕矣既不能辨則爲之詞曰彼無惡意又曰訟之無益矣又曰己之命也此皆至愚不知義理之言彼有惡意自當從故殺傷之法此律正爲無故意者設也辨之所以申骨肉之義豈繫有益無益也謂己之命則爲人毆而殺之亦可以不校矣世之人雖其父母本非死疾爲醫所殺

隱忍而不辨者多矣。衆人觀之。亦不以爲非也。習俗之迷人也如是。今之士大夫使馬醫治馬。誤殺馬而杖馬醫者。曰所常見。耳所常聞。衆人不以爲非也。至以父母骨肉爲醫所殺。而責醫者。則未嘗見。豈愛親不若愛馬乎。愚惑不思之甚也。凡人之疾病。誤醫者多矣。若風疾與氣藥。肝病而攻脾之類。雖不中病。未能害人。其死乃病死。未得爲醫殺之也。若醫經明言下之則死。是不下則不死也。今下而殺之。與操刃而斷其喉何異。古人立法。原其意本不惡。故罪止於徒。恕之至也。若聽其妄殺人而不加治。豈爲政之道乎。姪子某爲令醴泉。病陰證傷寒。而邑之醫者。乃大下之。又與洗心散。遂至宛死。今有狀披訴。伏惟明公居大帥之任。操勸懲之柄。經術政事。聞於天下。高議遠見。卓然絕俗。法之所無者。尙可權其宜而行之。況有法可依者乎。民之於令。其義最重。致令之死。而不加一毫之罪。於義得爲安乎。竊聞邑中憤歎不平之聲。聞於道路。豈當任者獨不念之乎。重思閣下。天下吏師。誠能行之郡縣。必多效之者。若使遠近傳之。庸醫之輩。皆知戒懼。不敢輕視人命。則公及人之功。豈細也哉。匪惟先兄父子。懷結草之報。當獲上天之祐。後昆享繁衍盛大之福。不勝哀懇。頤皇恐上訴。

與金堂謝君書

頤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卽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雅履安和。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來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頤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忘。

只恐徹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愼愛。十一月初九日。頤啓。知縣推官。

答周孚先問井畝

問。先生舊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臥。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至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卽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人方之禪客。未嘗閒。若學者。須是行住坐臥。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問。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孚先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取。曾晳之徒是也。借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必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

六德。知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

問。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孚先竊謂。樂山樂水。狀仁知之體。動靜述仁知之用。樂與壽明仁知之效。知則能知之。能知之則務窮物理。務窮物理。則運用不息。故樂水。水謂其周流也。故動。動謂其理之無窮也。故樂。樂謂其無疑也。仁則能體之。能體之則有得於所性。有得

於所性則循理而行之故樂山山謂其安止也故靜靜謂其無待於外也故壽壽謂其達生理也言意未能體仁知且宜潛思

問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孚先竊謂此語是告學者亦是入道之序故知及之者見得到也仁能守之者拳拳於此也莊以涖之者外設藩垣以遠暴慢也動之以禮觀時應用皆欲中節也或者謂此是人君事

臨政處己莫不皆然所謂仁能守之者拳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

孚先舊講習太學建中靖國庚辰冬過洛陽游伊川先生之門預羣弟子之列親炙模範時聞誨語越明年暮春歸省庭闈期歲復入學以所疑爲書請質於先生皆得親筆開諭逮今幾四十年矣以今日視前日固知學之不博問之不切日月逝矣功不加倍祇益自歉紹興丁巳冬周孚先謹書

答張閎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

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也

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答楊時書

頤啓相別多年常深渴想前日自伊川歸得十一月十五日南康發來書知赴新任體況安佳甚慰遠懷頤如常自去冬來多在伊川見謀居伊力薄未能遽成耳朝廷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兮孰大於是赴省試令子不知其名中第可諭及也名迪者好學質美當成遠器應未有北來期兩小子（大者頊城尉小者鄢陵尉）承問故及之此獨與諸孫處歲計稔則自餘無足道春暄惟進學自愛不宣頤啓楊君教授三月六日

答楊迪書

相別粲月思渴前承惠書恐已出京故不復奉答近又收書乃知未行喜聞夏暑安佳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勉之勉之盛暑在途千百自愛

答門人書

前者奉答。適病倦不能詳。後來親知講論。幾盈箱矣。設端雖多。大率意不相遠。於大概尚弗識。況屈伸久速之際乎。平日不謂至於是。豈皆知不足以及之。蓋爲衆說漂咮。不能自立爾。此由見信不篤故也。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

答鮑若雨書并答問

頤咨。諸君處常問知動止。忽領惠書。審已安康。其慰可知。頤如常。不煩見念。示及所疑。百忙中謝君告行。不暇周悉。略奉答。思之可也。溽暑千百善愛。五月十日。頤咨。鮑君秀才。

定親書

頤啓。伏以古重大婚。蓋將傳萬世之嗣。禮稱至敬。所以合二姓之歡。顧族望之非華。愧聲猷之弗競。不量非偶。望意高門。以頤第幾男雖已勝冠。未諧受室。恭承賢閣第幾小娘子性質（一作甚）茂德容有光。輒緣事契之家。敢有婚姻之願。豈期謙厚。遽賜允從。穆卜良辰。恭伸言定。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答求婚書

頤啓。族望非高。聲猷弗競。猥蒙謙眷。屢致勤誠。爰稽合姓之文。將卜宜家之慶。伏承某人性質挺立。器識夙成。以頤第幾女子年已及笄。義當有適。特枉緘題之及。俾交秦晉之歡。仰認深誠。敢言非偶。在姆師之

訓．雖愧未閑．而箕帚之勤．願俾恭事．